

端木景晨·未眠君 联袂推荐

生为侯门娇女，
她所求无非一生顺遂，岁月静好；
锦绣前程却一朝尽毁，
现世已无安稳，前路一片坎坷，
然，若得良人相知相守，
纵风雨交加又有何惧？

佳媳

卫幽
作品

上



佳媳

卫幽
作品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佳媳 / 卫幽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9-09396-9

I. ①佳… II. ①卫…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4527号

佳 媳

JIA XI

卫 幽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郭莹莹

责任校对：杨 婧

装帧设计：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qq.com

封面插图：容 境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38.5 字数：786千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9396-9

定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 001** 第1章 夜惊·危局·波折
- 011** 第2章 是非·杀伐·心安
- 021** 第3章 亲事·韩修·惊技
- 031** 第4章 丑闻·妥协·帮助
- 041** 第5章 韩府·相看·暗算
- 051** 第6章 互谋·算计·事成
- 060** 第7章 后招·夜话·遇险
- 070** 第8章 是她·挑拨·墨香
- 079** 第9章 玉郎·弃子·寻人
- 089** 第10章 定亲·暗害·威胁
- 098** 第11章 劫难·诡异·妆奁
- 108** 第12章 屏风·投缯·嫌隙
- 120** 第13章 来客·退亲·狭路

- 129** 第14章 惊心·街变·打脸
- 138** 第15章 豺狼·造化·狐疑
- 147** 第16章 湿身·头巾·求亲
- 156** 第17章 抉择·访客·杨氏
- 165** 第18章 求娶·愿嫁·冲喜
- 173** 第19章 变数·生死·跳崖
- 182** 第20章 遮掩·添堵·相求
- 191** 第21章 脱手·撒气·谣传
- 199** 第22章 探花·朱六·许诺
- 207** 第23章 大婚·四哥·冷遇





216 第24章 美婢·新婚·元帕

224 第25章 敬茶·抗旨·撒娇

233 第26章 血玉·交锋·交融

242 第27章 回门·体面·体面

252 第28章 撞车·挑衅·情敌

261 第29章 根除·闺趣·灭口

270 第30章 看光·承诺·收获

278 第31章 皇后·怨恨·借马

288 第32章 体己·汤药·觊觎

297 第33章 落水·相思·借口

306 第34章 撞破·临南·烂根

第1章 夜惊·危局·波折

腊月深寒，连绵数日飞絮，地上积雪已厚厚一层。

月华如瀑布般倾泻直下，地上莹莹皓皓，泛着清冷的白光，涤尽这座周朝皇城白日里的喧嚣浮华，万物寂静，夙夜安稳，除了巡夜更夫的鸣锣，整座盛京只剩宁谧平和。

此时已至子时三刻，永宁侯府后院漱玉阁内的灯烛却还亮着。

顾家三房的七小姐明萱披着一件厚厚的貂皮大氅，神情专注地伏在书案前抄着经书，饶是手脚早已冻得僵硬，但下笔却丝毫不见马虎，她认真真地将最后一笔落下，见确无瑕疵，这才敢将笔放下。

身后侍立着的雪素忙将手炉递过，又把准备好的热茶沏上：“这天寒地冻的，小姐又抄了大半夜的经书，纵然是对老夫人的一片孝心，可也要仔细身子，快先喝口热茶暖暖胃。”

顾明萱饮了口热茶，有一股暖意自喉咙起蔓延至全身，手心传来的温度也令她冰冷僵硬的上肢逐渐舒展开来：“还剩下两篇，我得抓紧写完，明儿祖母派严嬷嬷去清凉寺上香，正好托她一并带过去。”

她眼神微深：“六姐花重金得了金针夫人的稀世绣品凤穿牡丹给祖母贺寿，八妹的寿礼是一柄长生玉如意，玉料是宫里贵妃娘娘给的，请嵌宝阁的匠师精心雕磨，极为珍贵。”

再有几日，便是腊月十八永宁侯府老夫人朱氏的寿辰了。

前两年正值府中多事，既有国孝家孝在身，又逢新帝登基，因着三房出事，众人唯恐侯府爵位不稳，因此大小生辰便都悄然过了。但如今侯府地位稳固，大伯父永宁侯顾长启颇受今上眷宠，上两月三姐明英因孕新晋了贵妃，这寿辰是不得不要大事操办了。

到时宾客云集，府里几位公子小姐送的贺礼，难免要被拿出来比较。

六姐明荷是二房嫡出，二伯父顾长明虽然只在户部领了个闲差，但二伯母简氏却是富春侯独女，当年嫁入永宁侯府时十里红妆，抬抬都满得要扑出来，盛京之中谁不知道富春侯嫁女时恨不得将整个侯府都陪送过去。

二房有钱，六姐明荷才能挟巨金去寻稀世珍绣。

八妹明蔷虽是大房庶出，可她父亲乃是世代簪缨的顾氏家主，现任的永宁侯爷，今上的股肱之臣，贵妃娘娘的亲父。八妹自幼丧母，大伯母罗氏便将她养在膝下，虽是庶

001





出，却也是娇养着长大的。

大房有贵妃娘娘相助，自然再稀罕的美玉也能寻到。

顾明萱几不可察地叹了口气，顾家三房已经名存实亡，她既无财帛，又无势可借，便只有以这份傻劲去赌一把了。

连月来几乎每夜都要抄写到子时，桌案上终于堆积起了九十七部《金刚经》，等最后两篇抄完，凑足九十九部，便托由清凉寺住持散给善男信女，再以永宁侯府朱老夫人的名义在清凉山下搭棚施粥，馈慰乡民。

这份寿礼虽然微不足道，但祖母必是喜欢的。

她一片为祖母扬善名的至纯孝心，便是与稀世绣品和罕得美玉相比，也不会有人鄙弃微薄，一丝错处也不令人挑到。祖母的怜惜宠爱，是她在侯府立足的根本，而女宾们对她的风评，则关系着她的将来。

三年孝期已过，为了底下姐妹们的前程，祖母不会留她太久，这回寿宴如此瞩目，她若是为人诟病，那亲事上头恐怕就要更艰难了。

顾明萱重新在书案铺上新纸，转头有些抱歉地冲雪素微微一笑：“你若是乏了，和丹红一块替我暖被窝，不必在这枯坐着守我，夜里冰凉，你这几天来月信，不该冻着的。”

她抿嘴：“漱玉阁上上下下，全指着你操持，你若是病了，那我该怎么办？”

这语音清淡，带着若有似无的撒娇，雪素听了，不知怎么眼眶便就红了。

她原本是安泰院老夫人屋里的三等丫头，三年前拨到漱玉阁时，正逢着三房遭遇变故。

朝中的事她一个小丫头自然是不懂的，只知道原本新帝登基，众人皆道三老爷嫡出二小姐要母仪天下了，可封后的金册还未颁下，三老爷便出了事，累得二小姐丢了到手的后位，一道圣旨幽禁冷宫，过不多久就没了。

她不知道三老爷究竟犯了什么事，但亲自督旨缉拿三老爷的左都御史是七小姐的未婚夫婿韩修，这却是她亲眼所见的。

成亲当日，他穿着官服拿着圣旨带着手持弓弩的羽林军出现，当着众宾客的面撕毁婚书，着人押着三老爷趾高气昂地离去，不仅让永宁侯府丢了个大脸，还取走了七小姐所有的尊严。

七小姐气恨不过，触柱自戮，听说当场就没了气息，幸得宾客中有御医在，好一番救治，才缓了过来。

侯爷拿出了先帝赐下的丹书铁券才保住了永宁侯府的风光，可三老爷的命到底还是丢了。

三夫人不堪重击，没几日也咽了气。

天子围猎，四爷顾元景擅闯皇家围场为父鸣冤，冲撞了今上，被发配至西疆军中充

作兵卒，彼时柔然作乱，正是前线最吃紧的时刻，四爷一去就杳无音讯，他虽是庶出，可却是三房唯一的男嗣啊！

雪素便是亲眼看着七小姐在这等艰难的处境中慢慢地喘息、隐忍、蛰伏，将从前那些恣意飞扬的模样全部褪去，敛尽风华，退让谦恭，恪尽孝顺，才终于赢得了老夫人的信任和维护，凭借这份宠爱，得以在侯府中立足生存，无人敢欺。

她这样想着，眼神愈发柔软起来，蹲下身子，往书案旁边的紫金鼎炉内又加了几块银霜炭，将炭火拨弄得更旺一些，然后说道：“有丹红暖着被窝足够了，我左右也睡不着，还是陪着小姐安心。”

顾明萱知道她心意，也不再劝她，刚想提笔再写，却听到东南角月锦阁传来嘈杂声响，初时只是动静大了些，后来竟有凄厉哭喊。

她皱了皱眉，对着雪素吩咐：“叫门上季婆子去打听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月锦阁中住的，是大伯父庶出的两个女儿，八妹明蔷和九妹明芜。

本来隔了个房头，她并不愿意多事，可这会儿动静闹得那样大，漱玉阁离得这样近，她又恰好未曾入睡，若不使人去问问，难免遭人诟病她性情凉薄。

祖母寿诞在即，她不愿给好事的婆子们乱嚼舌根的机会。

过不了多久，雪素匆匆回来，脸上神色有些沉重：“月锦阁里闹成了一团，侯夫人屋里和老夫人屋里都惊动了，几个粗壮的仆妇拦着不让旁人进去，季婆子恍恍惚惚听到有人说八小姐悬了白绫要投缳，好在救下了。”

她见顾明萱脸色不对，忙道：“季婆子没再往下打听就回来了。”

漱玉阁处境尴尬，这种晦暗事是沾不得的。

顾明萱皱了皱眉，好端端的怎么想到要去投缳？还是在祖母寿筵之前……

她想了想忽然抬头问道：“这几日府里可来过什么特别的人不曾？”

雪素还未开口，暖床的丹红便抢着回答，“我知道八小姐是为了什么事想不开。”

虽屋中并无别人，但她仍旧压低了声音说，“昨日我去宜安堂寻斗珠姐姐要个绣样，恰好听到墨根和迭罗在说闲话。墨根说，咱们家大姑奶奶身子不好了，恐怕熬不过明年春天，侯夫人心疼长女膝下的两个外孙，便想在家里挑位小姐嫁去建安伯府做填房，八小姐自小养在侯夫人身边，最得信任，迭罗姐姐猜定是要选她呢。”

建安伯夫人顾明茹是永宁侯府的嫡长小姐，当年被奉为盛京名媛，王孙公子竞相登门求娶，永宁侯夫人罗氏千挑万选，选定了少年承爵的建安伯梁琨。

梁琨乃是宁静大长公主的独子，先帝在时，对这外甥十分宠爱，万事由他，他虽生得玉郎相貌，内里却是豺狼心性，不只贪财好色，还素爱辱打女人，建安侯府上每年都有抬着出来的姨娘丫头。

盖只因他是皇亲国戚，那些又都是后院私事，便是偶有御史参劾，先帝疼他，今上





与他自小相谊不忍动他，也都留中不发。

这些事，永宁侯和夫人又岂能不知？

当年上赶着要结这门亲，不过是看中了梁琨的出身门第和先帝对他的疼宠。而如今大姐尚未咽气，便又要筹谋着再嫁一个顾氏女过去，所为却是梁琨和今上之间的自小情谊。

可怜顾明茹侯门千金女，只因父母贪念，遇人不淑，嫁过去不过七年，便要香消玉殒了。

顾明萱微叹一声，“原来如此。”

八妹心气高傲，本就不屑为人继室，将来有原配嫡子压着，自己生的儿子一辈子都出不了头。建安伯声名在外，长姐先例在前，她若是嫁过去，不过重蹈覆辙而已。倘若大伯母真有此意，也难怪八妹要作出投缳动静了。

可这招数终究还是落了下乘……

原本是想借着祖母寿辰在即，此事定要压下，所以才孤注一掷，闹了一场，令大伯母不敢再强她，祖母既知晓她心意，也定不会再坐视不管。

可若是八妹铁了心不愿，大伯母难道还能以刀械相逼？便是去安泰院私底下求了祖母，也总好过投缳相逼，既触了祖母的霉头，又生生把和大伯母的母女情分撕破。

004

娘家的支持，对于世家女子而言，何其重要？

八妹此举，等同自断双臂。

顾明萱摇了摇头，“得不偿失。”

雪素脸上的神情却愈发凝重，她有些迟疑地问道，“可若是八小姐不肯嫁，那侯夫人会不会将主意打到小姐您的头上来？”

永宁侯府在室的小姐中，六小姐和清平郡王世子已经定了亲，是因世子母孝在身才延了婚期；九小姐生母是花楼魁首，一直养在外头，前年才接回府的，出身太低，难以得进高门；十小姐明芍也是二房嫡出，二夫人精悍，必不会令女儿低嫁；其余几位都还年幼。

倘若八小姐不肯，那么七小姐……

三房名存实亡，七小姐无人可依，她今年已经十七了，年岁大了本就不容易说亲，又曾在成亲当日被当庭毁婚传为盛京笑谈，老夫人纵然疼她，可终究还是要顾全大局，说不定侯夫人多劝几句，这门亲事便就能做下了的。

顾明萱神情一滞，脸上似蒙上了一层冰霜，过了许久，才呼出长长一口冷气，她敛了敛神色，未发一言，只依旧伏案抄经。

漱玉阁的灯火，在凄恻寒风中，燃了一夜。

黄花梨木的妆台前，丹红一双巧手在顾明萱乌亮墨发间穿梭飞旋，不一会儿便盘了

个漂亮的凌虚髻。

她从匣子里取出个珍珠玲珑八宝簪，比了比，又摇了摇头放下：“小姐熬了一夜，脸色有些不大好，我看要用浓妆遮遮才行，可妆面若是浓了，簪子也不能太过素净。我记得去岁大姑太太回来省亲时，给了个麻姑献寿的鎏金簪，既喜庆又华贵，老夫人见了定然高兴。”

顾明萱点了点头：“既这样，那你去库房里寻了来。”

华贵漂亮是其次，祖母喜欢才是重点。

大姑母岚娘是祖母朱氏唯一的嫡出女儿，嫁的是陇西李氏的家主平昌伯李濂，李家是周朝大族，这些年虽渐渐从朝事上退下来了，但族中事务繁多，大姑母脱不开身，好几年才能回盛京一趟，祖母嘴上虽不大提起，心里却是挂念得紧的。

她不想嫁给暴虐成性的鳏夫，唯一的指望便是祖母的怜惜，祖母爱屋及乌，看到大姑母赐的簪子，想必会多一些考量吧。

雪素掀了帘子进到内屋，笑着回话：“经书尽数交给了严嬷嬷，按小姐吩咐又称了五十两银子请嬷嬷添作香油钱，装了金镮子的荷包嬷嬷也收下了。”

顾明萱心上略松，严嬷嬷最得祖母看重，为人又素来精明，昨夜月锦阁的事一出，她还肯收下那荷包，这便意味着事情尚没有雪素猜测的那样糟糕。

兴许只是一场虚惊。

丹红手中捧着个紫檀木盒子进了内屋，“孝期既已过了，小姐便该换些艳色的首饰来戴，我在库房里挑了一些，您看看如何？”

她打开盒子，满匣玲珑，一室珠光。

顾明萱笑了笑：“衣饰装扮，我一向都仰仗着你，你说是好的，自然便是好的。”

放手和信任，能收获到绝对的忠诚，这是父亲生前曾教过她的御人之道。

等打扮停当，顾明萱脸上的苍白黯颓已经悄无踪迹。

褪净素色后的脸庞娇嫩鲜艳，明眸闪亮，容色华美，与先前的清淡截然不同，她在铜镜前略照了照身姿，觉得万事妥帖了才开口说道：“去安泰院。”

安泰院位于侯府的西侧，南临荷塘，北依竹苑，东面是牡丹园，是个清静安谧的所在。自打永宁侯承袭了爵位，老夫人便坚持要从主屋搬过去，侯爷至孝，生怕老夫人住得不舒畅，将安泰院扩建了两进，四周又新造了许多亭台楼阁，将府里的小姐们一个个地挪了过去，这才罢休。

漱玉阁便是离得最近的一座小院，走过去不过三分之一炷香时间便能到。

老夫人信佛，每日晨起都要做早课，她素爱清静，早两年将掌家的玉印交给侯夫人后，就免了府里众人的晨昏定省，只在每月十五设一回家宴，阖府的子孙都聚在西苑花厅，也就算是享了天伦之乐。





但明萱却是每日都算准了时辰去请安的。

祖母卯初起身，卯时一刻做早课，卯时三刻用早膳，她卯末时前去请安再合适不过。祖母有时让她读些佛经禅语，有时与她闲话家常，有时也会让她帮着捏捏肩膀，若是遇到兴致好时，也会留了她用中膳。

祖孙感情，便是在一点一滴中慢慢加深的。

青石子铺成的路面经过一夜霜冻有些打滑，尽管有雪素扶着，明萱还是走得有些吃力，扫雪的婆子见状便讨好地上来也要扶：“七小姐是要去安泰院给老夫人请安吧？奴婢搭把手和雪素姑娘一块扶您到前头好走点的道上。”

她卖力地扶着，口上不停：“昨夜霜冻得特别厉害，晨起的时候，月锦阁的墨葵姑娘就在这滑了一跤，将八小姐进献给老夫人的一柄长生玉如意摔碎了，真真是作孽，听说那柄如意价值千金呢。若不是老夫人寿诞在即，府里不宜见血光，墨葵姑娘的小命算是丢了。”

这婆子压低声音，继续说道：“侯夫人慈悲，将她送到了南郊庄子上，等老夫人寿辰过了再作处置，奴婢家那口子在二门上当差，刚才送了她出去呢。”

顾明萱神色微顿，等到了安泰院门口，才问道：“不知道嬷嬷怎么称呼？”

那婆子一喜，忙回答：“可当不起七小姐称一声嬷嬷，奴婢夫家姓葛，大家都叫我葛家的。”

顾明萱笑了笑：“原来是葛嬷嬷。”

雪素会意，摸出几个大钱递了过去：“方才多亏了葛嬷嬷。”

葛家的千恩万谢地去了，明萱和雪素的神情却都有些郑重。

墨葵是八小姐顾明萱的贴身丫头，月锦阁昨夜闹出那样大的动静，墨葵不可能不知情。侯府在室的小姐投缢，这件事何其严重，让有心人散播出去，不仅侯夫人落到刻薄庶女的名声，有不慈之罪，也会牵累阖府顾氏女的风评。侯夫人就算不为了自己，也要杀鸡儆猴让那些知情的人都闭上嘴的。

墨葵这条命恐怕真的是保不住了。

安泰院守门的婆子听到动静，直接引了明萱和雪素主仆进内院。

朱老夫人近身的一等大丫鬟绯桃迎了出来：“老夫人昨夜睡得不安稳，晨起没有精神头，连早课都没有做，早膳要了杏仁糙米粥，也只进了一口，奴婢着急，正等着七小姐过来劝劝呢。”

顾明萱解下大氅，露出月白色用银色丝线钩绣着牡丹花图案的小袄和嫣红色的罗裙，她沉吟着：“早膳拿去热一热，等下再拿进来我试试看。”

绯桃的脸上露出喜意，忙唤了个小丫头吩咐下去，然后挑开暖帘，请了明萱进去。

朱老夫人闭着眼歪在炕头，看起来精神不大好，想来也是一夜未睡的缘故。

明萱只装作什么都不知晓的模样，还与往常一般行了礼：“祖母。”

朱老夫人睁开眼，见到膝下最疼爱的孙女换了装扮，脸上不由自主便浮现出笑容来，她拉过明萱的手，笑着说：“萱姐儿穿这样衣裳真漂亮，发髻也梳得好，这簪子是去岁岚娘赐下的吧？这样一套搭着，真真好看。”

她转头对着排桃说道：“上两月东平太妃送过来的云锦料子，挑几匹颜色艳嫩的包了，送到金针坊去，让绣娘们拿七小姐的身量再做几套衣裳。顺便再取些南珠来交给雪素，我前儿看到芳姐儿和荷姐儿的鞋尖上都缀了那么一颗，想来如今盛京正行这个。”

东平太妃与朱老夫人是嫡亲的堂姐妹，自小一起长大，感情甚密，东平王府得了什么好东西，老太妃总想着要给朱老夫人匀一份。

云锦衣料产自蜀南，因工艺考究，一年只得千匹，皆上供给周朝皇室，很是难得；南珠产自极南之海，因路途遥远，售价甚巨，品相好圆润又大颗的南珠是千金也买不到的。

明萱想要推辞：“祖母疼惜，是孙女儿的福气，可南珠珍贵，您留着串成佛珠不是更好？或者用云锦做一幅抹额，用金线绣个福寿如山，再镶上南珠，别提有多好看了。祖母若是不嫌弃孙女儿的绣技，不如就由孙女儿做吧。”

平素里，祖母对她多几分关照，多赐几件珍钗首饰，已经惹了其他姐妹许多不满，若这回再拿了云锦和南珠，怕是要惊动几位伯母了。

她如今只盼自保，实在是不想再生事端。

朱老夫人见明萱苦着一张脸，哪里还不懂她心里所想？便只好依了她：“那萱姐儿可要着紧了做。等十八那天，祖母就戴了萱姐儿亲手做的抹额，也好给各家的夫人太太们瞧瞧，咱们家萱姐儿不只品性好，手也巧。”

明萱心中一动，望向朱老夫人的眸光里便闪动着期盼希冀。

朱老夫人朝她轻轻颌首：“云锦和南珠都是东平太妃所赐，老太妃素来喜欢你，这三年你有孝在身不能出门，但每回老太妃见着我，总是要惦记起你来。萱姐儿，若是赶得及，你再给老太妃也做一个，也算是咱们借花献佛了。”

明萱忙不迭点头：“来得及，来得及的。”

祖母的意思，不仅仅是要戴着她做的抹额过生辰，还会想办法令东平老太妃也如此，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宠爱啊！各家夫人纵然还忌讳着三房的往事，但看在东平王府和辅国公府的面上，总有人会对她动脑筋的。

建安伯夫人一天不曾咽气，侯夫人就一天不会明着提起继嫁的事，只要在这之前找到户清白的人家嫁出去，她就不必再担心嫁给施虐狂了。

她不必嫁给公卿侯府的，对方是不是继承人都无关紧要，没有本事也无所谓的。这年代婚嫁不由自己，她明白的，也早就做好了盲婚哑嫁的准备，丈夫的宠爱是奢望，她从不祈求，她只要下半生安稳地过日子罢了。





如今，眼前有这样一个机会，她怎会容许错失？

朱老夫人望向明萱带着欣喜的眸子，不知怎的便就心酸起来。

萱姐儿从前那样活泼恣意的性子，生生被逼得沉静寡言，小心翼翼地待人接物，对长辈恭谨敬重到极处，便是蔷姐儿芜姐儿这几个庶出的妹妹，她也要处处谦忍退让。这三年她捡起了从前不屑一顾的针黹女红，弃了曾得过书法圣手梅翰林赞叹的那手洒脱放旷的飞白，改写起正隶。

这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活着，所求的不过平安顺遂。她知道萱姐儿的情况再难寻到匹配的世家公子，但往门第稍差一些的去找，还是能择一个身家清白才貌相当的年轻人，她多给萱姐儿些私房体己，将来日子总不会过得太差的。

可没想到打算得满满的事，临到头来竟又横生波折。

朱老夫人脑海中闪过昨夜大儿媳跪在她跟前的哭诉，一颗心彻底沉了下来。她嫁到永宁侯府有四十五年了，经历过侯府几次生死存亡，见识自然远非寻常内宅妇人可比，有些话，大儿媳不需要说得太多，她便能看透其中的关节。

大儿媳说，贵妃娘娘在宫里日子难过。

自古后宫争宠关系着朝堂的权势角逐，贵妃娘娘怀了龙嗣，虽为永宁侯府顾家添了荣宠，可这背后却又潜伏着无限危机。

008

当今皇后出自镇国公府裴家，镇国公裴固三朝元老，官至丞宰，对今上有拥立之功，裴家子侄遍布朝野，把持着朝中各处枢密关节，可谓权倾天下。裴相行事狠辣，野心甚笃，所图绝非一朝荣华。可如今裴皇后无子，顾贵妃却先怀了龙嗣，裴家如何能容得下？

眼前这境况看似花团锦簇，泼天的富贵荣华近在眼前唾手可得，但只要行差踏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万劫不复。顾贵妃在宫中夙夜睡不安稳，永宁侯便要替女儿和肚子里的龙嗣未雨绸缪。

建安伯梁琨在女色上头确实名声不好，可他却是今上最信任的臣子。

今上生母不过是个出身卑贱的宫婢，偶得先帝宠幸结下龙胎，排行第九，但先帝子嗣繁多，并不大重视。若不是建安伯幼时无意中与九皇子成了挚交，又时常在先帝面前替他说好话，九皇子纵有裴相一力扶持，没有先帝最后关头的认可，他不可能位登九五的。

若建安伯的子嗣都是顾氏女所出，建安伯的心便能向着永宁侯府，可若他将来继娶了别人家的女儿，那就不好说了。这便是永宁侯仍要攀着建安伯结亲的缘由。

朱老夫人几不可察地叹了口气，大儿媳将话说得那样明白，是在告诉自己和建安伯的这门亲是不可能断的，这不仅关系到宫里贵妃娘娘和龙嗣的安危，更关系着永宁侯府将来的前程，不是蔷姐儿，就是萱姐儿芜姐儿，总要有一个顾家女嫁过去的。

萱姐儿是孙女，宫里贵妃娘娘也是孙女，她不好再明着护住萱姐儿了，唯一能做的便是为萱姐儿指条明路，至于怎么做，成不成，能不能得到东平太妃的庇护，皆要看萱

姐儿自个儿的造化了。

明萱劝着朱老夫人用了些米粥，见祖母神色间颇显乏倦，便服侍着她歇下。

然后跟着绯桃进了库房，挑了几匹花色稳重的云锦裁了一些，又取了些颗粒小却又莹白润泽的南珠，配了合心意的丝线。

绯桃送她和雪素出去，在四下无人处悄声说：“侯夫人昨夜在老夫人屋里待到丑正才走，侯夫人走了，老夫人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后来我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听到老夫人说……”

她的声音压得更低：“手心手背都是肉。”

明萱心头一动，笑着捏了捏绯桃的手：“多谢你了。”

绯桃瞧了雪素一眼，撇了撇嘴：“不值当什么。”

她和雪素是嫡亲的两姨姐妹，雪素的娘去得早，她这个当姐姐的自然要多照应着点。老夫人既然已经将雪素给了七小姐，那七小姐的荣辱则便关系着雪素的将来，只有七小姐好，雪素才会过得好，她递两句消息倘若能帮到七小姐，那也便是帮到了雪素。

回到漱玉阁，明萱联系祖母前后态度的变化，又仔细琢磨着那句“手心手背都是肉”，心里约莫猜到了些缘由，是啊，宫里贵妃娘娘有孕了，若是能得男胎，可是皇长子……

祖母安于后宅，管不到朝堂的事，可后宅女人的命运，却与朝堂分不开。祖母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她想着绝不能嫁给暴力狂，也不可以辜负祖母这份保护，便对手中这两块抹额越发费心思起来。

009

自从三年前那桩祸事后，明萱便晓得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恣意地生活。她改了张扬活泼的性子，送走了最心爱的小马，开始静下心来学女红。她素来聪慧，一点就通，几乎全部心思都用在这上头，又有幸得了金针夫人的指教，苦练三年，绣技终是有些小成。

但要技惊四座，总还是要想个法子推陈出新才好。

明萱抬头瞥见墙壁上悬挂的簪花仕女图，那是前朝画圣唐伯安的真迹，唐伯安擅长点睛，所作的人物有个妙处，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看画，总能与画中人双目相对，眼神交融。

她脑中忽得起了一个念头，倘若将这点睛的妙法用在绣品上，只要有三五成水准，便也称得上是绣品界的一个创举了，深宅妇人于针黹上头最是讲究，假若她真的能绣出这效果来，必能给来赴祖母寿宴的夫人们一个好印象。

这点睛技法甚难，但顾明萱却是会的。

她父亲顾长平虽然仕途不顺，但于书画上却有极高的造诣，她从小耳濡目染，不仅字写得好，人物花鸟山水也都有涉猎，点睛技法也曾狠狠地学过几日。只是后来性子野了，在书房里坐不住，总爱偷懒，时日久了，都荒废了。

顾明萱想了想，便埋下头开始尝试起来。

过了两日，便是腊月十五，朱老夫人称精神不济，不曾召集家宴。





明萱也不想这时候和侯夫人过多接触，免得被惦念上。

她连日已经将点睛的技法练得娴熟，两幅抹额一个绣了彩蝠鸣春，一个绣了锦鸟贺寿，分别在彩蝠和锦鸟的眼珠上重重点睛，然后将南珠仔仔细地缝在边线上。绣成之后，满室华彩，富贵逼人，又因技法新颖，看起来格外别致。

朱老夫人见了很是喜欢，立刻遣严嬷嬷送去了东平王府。

腊月十七日，陇西平昌伯府李家的马车先到，来的是平昌伯之子少祈和次女琳玥，这对兄妹都是平昌侯夫人嫡出，来过盛京好几回，去年大姑奶奶省亲，也曾跟着到永宁侯府住过些日子。

马车卯末进的盛京外城，永宁侯府立刻便得了信，明萱辰初便守在朱老夫人身边陪着她一块等，一直快到巳时门上才进来禀告说李少祈兄妹进了府门。老夫人料到外孙会被前头几个舅父留住，便忙打发严嬷嬷去接外孙女琳玥。

不一会儿李琳玥进了正堂，朱老夫人高兴地将她搂在胸口前直呼“心肝”。又哭又笑了一阵，才让琳玥跟屋子里的舅母姐妹互相见礼。

朱老夫人抚着琳玥肉嘟嘟的小手，眼眶有些微红：“你母亲信上说，初十之前想必就能到的，这一连晚了七日，外祖母心里别提有多急了，又害怕大雪封山阻了你们兄妹的路途，又担心是不是走岔了路遇着了歹人，七上八下的，没一刻不记挂着你们两个。”

010

她顿了顿，又含着眼泪继续说道：“总算这会子见着了人，这颗心呐，才算是安定了下来。”

琳玥笑着吐了吐舌头：“外祖母猜得不错，入封州时雪崩封了山，哥哥怕赶不及外祖母寿辰，便没有等官人将雪道清理干净，选了小路走，谁料到那小路虽也能到盛京，可却远了十万八千里，这才耽误了好几日。”

她摇了摇朱老夫人的手臂，语声娇憨：“都是三哥不慎，害得外祖母忧心了，待会儿等他舅父们那边过来，外祖母一定要可劲儿地罚他！”

侯夫人挑开暖帘进了来，受了李琳玥的礼，便笑着对老夫人说：“母亲，侯爷留了祈哥儿在前头说话，一时高兴，非要考校祈哥儿才学，家里几个哥儿闻讯都聚过去要和祈哥儿切磋，连二弟和四弟都过去了，一时半会儿，祈哥儿怕是不能过来跟您请安。去年祈哥儿住在元显的劲松院，刚才媳妇问过他意思，说还要和元显一块住，媳妇便给他安置过去了。”

她转头对着李琳玥问道：“那玥姐儿想住哪里？告诉大舅母，好替你收拾。”

琳玥方才的调皮劲，面对侯夫人时倒都收敛了起来，她规规矩矩地福了一身，恭恭敬敬地回答：“让大舅母费心了，琳玥还跟去年一样，跟萱姐姐住在一起就好，漱玉阁离安泰院最近，琳玥也好每日过来陪着外祖母。”

侯夫人向朱老夫人道了辞，便下去安排。

她前脚一走，琳玥的性子便就放了开。

又说笑了一会儿，朱老夫人见她脸色有些乏了，便赶着她走：“赶了那些天路，舟车劳顿，你定是乏累得紧，外祖母便不留你了，你跟着萱姐儿过去先洗洗，然后歇一会儿，中饭外祖母吩咐下去给你们姐妹两个加菜，等到晚上再给你们兄妹两个接风洗尘。”

老夫人发了话，一屋子人便就散去了。

领了琳玥回漱玉阁洗漱完换过衣裳，姐妹两个歪在火炕上说起悄悄话。

明萱好奇问道：“我见你方才见了大伯母就像是换了一个人，这其中可有什么缘故？”

第2章 是非·杀伐·心安

李琳玥最是爽直活泼的人，听了这问话却忽地忸怩起来。

她咬着嘴唇说道：“上两月我三叔娶亲，禄国公夫人也来了，和我母亲单独在一块说了好些话。后来三叔的亲事过了，母亲问我，愿不愿意嫁到大舅母家来。”

她脸色绯红，声音低得不能再低：“说的是五表哥。”

五表哥，是指大房嫡出的五爷元显，禄国公夫人则是顾元显的嫡亲外祖母。

琳玥对着永宁侯夫人忽然拘谨规矩起来，是想要在未来婆婆面前留个好印象吧？

看起来琳玥对这门亲事是满意和期待的，不然她眼神里的害羞带喜是什么？

也难怪，顾元显生得英俊挺拔，是永宁侯嫡出的次子，今年刚满十八，领了御前行走的差事，品秩虽然不高，将来的前途却不可限量。中表之亲，年貌相当，性情脾气又都彼此知根知底的，寻常人看来的确是天作之合的佳配。

明萱心里很为琳玥高兴。

这三年来，她每日只在安泰院和漱玉阁间走动，与府里其他的姐妹碰面的机会很少，六姐不爱搭理人，八妹心高气傲，九妹心思深沉，十妹又太跋扈了些。她们似乎不愿与她交好，她也不想去亲近她们。

倒是琳玥，去年在漱玉阁住了两月，朝夕相处的，彼此性情相投，惺惺相惜便成了朋友。

五哥元显性子和顺体贴，关键时刻却又能拿得出主意来，是个极好的成婚对象，琳玥若是能嫁给他，倒当真是门好亲。

明萱想了想，问道：“这门亲可议定了吗？”





琳玥摇了摇头：“母亲有些心动，本来这回她也要进京的，可是临要走时祖母忽然得了急病。我们家人多，大嫂新近才掌事，祖母这么一病，母亲怕大嫂顾不过来，只好等过一阵子再说。”

她微微垂眸：“外祖母也希望这亲事能做成。”

明萱琢磨着想要用什么理由来提醒琳玥，可绞尽脑汁都找不到个实例。

这年代盛行亲上加亲，姨表兄妹通婚屡见不鲜，未出五服的就更多了，倒还真没听说过哪家生出过怪胎来，祖父和祖母就是姨表兄妹，嫡出的三子一女个个都很健康聪明。她若是开口就说夫妻血脉相近易产畸婴，琳玥不只不信，只怕还会觉得她存心诅咒吧？

倘若这亲事势在必行，她又何必平白让人觉得晦气。

况且，也不一定会那样巧的。

明萱想说的话，憋了许久，又全部咽了回去。

到了晚间，侯夫人早早命人在西花厅摆上了接风洗尘的宴席，共摆了三桌。

永宁侯顾长启和世子顾元昊招呼着李少祈坐了东桌，五爷元显六爷元易挨着，二老爷顾长明挨着两个儿子二爷元晟三爷元晋，庶出的四老爷顾长安带着七爷元昼也陪着一起坐。

朱老夫人坐了西桌上首，把琳玥和明萱叫到左右挨着坐下，明荷明蔷明芜明芍陪坐，

012 世子夫人蔡氏在一旁服侍。

侯夫人则和二夫人简氏，四夫人薛氏，二奶奶张氏，三奶奶方氏并家里年纪略小的几个少爷小姐坐了一桌。

都是骨肉至亲，李少祈也是惯常来的，因此男女宾客之间并没有用帘子隔开。

明蔷的脸色有些憔悴，自从前几日她闹过那一场后，老夫人和侯夫人便就对她冷了下来，同住一座院子的明芜更是连照面都不曾与她打过。她终于明白这次精心准备的谋划虽免除了她嫁给建安伯的危机，但付出的代价却远比想象中的大。

投缳之前，家里的嫂嫂姐妹都让着她，仆妇奴婢个个都捧着，便是出门去别人家里做客时，也从未有人低看过她。

可这才几日光景，一切却都变了模样。嫂嫂姐妹们都远着她，仆妇奴婢们也都张狂起来，要来的热水不热，该送银霜炭来的送了灰炭，便是去厨房要个分例之外的鸡蛋羹，也要出钱买了，那些素日里来往亲密的手帕交，前几日还说要请她去家里玩的，这几日送出去的信却都如同石沉大海。

明蔷终于明白，没了侯夫人的宠爱，她就好像是被剥光了身上披着的裘皮，富贵没了，前程没了，连旁人的敬重也没了。她只是个婢子生的庶女啊，哪里有恃宠而骄的权利？可这道理，现在明白也已经晚了。

白天她有心想去宜安堂请罪，却无意中听到侯夫人身边得用的瑞嬷嬷说话，临南王